

群山回响

■章熙建



记忆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先后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岁月流转，群山成碑，那一声声把高山险峰踩在脚下的铿锵足音，回响着激励后人砥砺前行无尽力量。

老山界

1934年12月初，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马不停蹄地进入湖南西南的城步县境内。此时，国民党已判明红军将北去湘西的意图，急忙调遣重兵部署数道封锁线，进至新宁大埠头一带。

侦悉敌情，党中央决定暂停去湘西的计划，改变转移路线向西进发。于是，翻越西延山脉的越城岭，成为红军突破敌人围追堵截的唯一选择。

越城岭，华南五岭之一，主峰猫儿山，海拔2000多米，老山界为越城岭山脉的一部分，险峻异常。陆定一在《老山界》一文中写道：“部队渡过湘江后，听说要爬一个三十里高的瑶山，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

1934年12月4日，军委第一纵队率先开始翻越老山界。这条险道长约15公里，峭壁林立，雾浓风大，当地人视之为畏途。红军官兵打着火把奋勇攀登。在经过逾于70度陡壁之上，号称天梯的“百步陡”时，不少骡马失足摔下悬崖。《老山界》文中记述：“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到天上与星光连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的火光还是星火。”

红军在极度疲惫、追兵紧随的情况下，一夜间翻越老山界。蒋介石恼怒地责问部下：“不是说鸟都飞不过吗？他们怎么就翻过了？难道是上天保佑吗？”

国民党军队当然难以理解这样的事实，或许从写在白面瑶寨墙上的标语，能够找到答案。

红军进村时，白面瑶寨空空荡荡。原来，国民党污蔑红军是烧杀劫掠的“匪军”，还将瑶族同胞称作“瑶民”。因此，很多百姓早就躲进了深山。红军离开后，村民们回到家里，发现院落已被收拾利索，锅碗洗净放回原处，米缸里还有借据和铜板。龙舌岩上留下几个大字——“红军绝对保护瑶民”。

从“猫”到“瑶”，一个偏旁显出两支军队的云泥之别。“从没见过这样的军队，把我们土人当人看！”瑶民们含着热泪走出山寨，他们等待的就是这样一支仁义之师。

早在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广西北部瑶、苗少数民族地区时，红军总政治部就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在严明纪律号召和约束之下，红军部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未经百姓的许可，一律夜宿在屋檐和桥亭下；即使允许进入民房，也只在堂屋间搭铺；红军官兵给百姓家挑水扫地，看病送药、送衣送粮的，更是随处可见。

老山界是中央红军长征攀越的第

一座高山。1934年至1935年，毛泽东同志在行军途中作《十六字令三首》，生动描述了当时战胜敌军与天险双重威胁的心境——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铄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有学者曾评价说：红军翻越老山界，不仅是体力上翻越一座高山，更是精神上翻越一座高山。

夹金山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也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四川省泸定县县城附近召开会议。时值中央红军主力成功渡过大渡河，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各路军阀侧向攻击、背后追击，妄图将红军驱赶到川西和川西北的不毛之地，以险恶的自然环境，将红军击垮。

会上，毛泽东用红铅笔在手绘地图上画了一个箭头，箭头越过夹金山，直指松潘草地。他坚定地指出：我们要打一着出其不意的“险棋”，甩开追兵，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

夹金山，位于四川省宝兴县西北，是邛崃山脉南部高山，海拔4000多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有“神山”之称。

6月8日，中央红军占领芦山，突破国民党军的芦山、宝兴防线。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的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胜利会师。据时任红一军团第4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战士们来到山脚下时，发现远处的村寨里有人背枪来回走动。团长立即派出侦察员探明情况，同时让司号员用号音同对方联系。很快……前方传来清晰的喊声：“我们是红四方面军！”“欢迎中央红军的同志！”队伍里顿时欢声雷动。

两支长征队伍胜利会师，衣衫褴褛的红军官兵热烈拥抱，欢呼雀跃。尚在山南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闻讯后也欣喜异常。

当日，中央红军在夹金山下召开动员大会，宣讲翻山注意事项，如要用布条遮挡双眼，以防雪盲；山上空气稀薄，不能在翻山途中久停，等等。藏族同胞得知红军要翻越夹金山，纷纷送来糌粑、萝卜、玉米等食品，还协助红军准备火把和路杖，给草鞋装上铆钉防滑，用棕皮做成背心御寒……

6月17日，毛泽东喝了一碗热乎乎的辣椒水，手持木棍，身穿夹衣夹裤，沿着前面部队走过的又陡又硬又滑的雪路，开始攀越夹金山。雪山坡陡冰滑，有时前进一步连退好几步。警卫员陈昌奉牵来黄骡马，劝毛泽东拉着马尾巴走，安全又省劲。毛泽东说，马，应该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碰到有战士陷入深雪，毛泽东总是伸出大手将他们拉起来。

然而，漫漫雪山路，不少人因精疲力竭跌倒在地，最终永远留在了那里。一个跟随陈毅行军的十几岁勤务员爬到雪山

顶上，突然倒下就再也沒起来。蔡畅脱下身上的毛衣盖在他身上，含泪离开……

18日，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县城。夹金山成为第一座被中央红军征服的大雪山，标志着党和红军向夺取长征胜利迈出了一大步。

岷山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935年9月18日，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翻越长征中最后一座雪山——岷山。毛泽东在途中酝酿写下著名的《七律·长征》，表达欣喜之情。

岷山山脉，位于四川省北部和甘肃省南部交界带，海拔超4000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当地民谚称“鸟飞不过，人攀难活”。此时，红军正面临双重危机：前方雪山阻隔，后方敌军追击。岷山成为北上陕甘的必经之道。

道何其难。1935年9月11日，毛泽东等率北上红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将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精简机关，充实连队。会议还决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是：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开展游击战争，以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帮助，休养兵力，扩大部队，创建根据地，发展革命战争。

腊子口，甘南军事要隘，隘口宽约30米，两侧悬崖壁立。崖下腊子沟水流湍急，仅有一座木桥横跨两岸，自古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

9月16日，红4团向腊子口发起攻击。国民党守军凭借天险负隅顽抗。红4团以主力展开正面佯攻，突击队从腊子沟涵渡冰凉河水绕到山后。小战士“云贵川”用一根带铁钩的竹竿攀上崖顶，将绳索一头系在大树上，一头甩下来。红军攀绳而上，如神兵天降出现在守敌面前，一举拿下腊子口要隘。

攻克腊子口后，红军先头部队一路追击溃逃的国民党军鲁大昌部，在岷县麻子川、大草滩一线，缴获10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使部队得到有力补充。

9月17日，北上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18日，毛泽东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翻越白雪皑皑的岷山。翻越大拉梁后，毛泽东看到“红军潮水般涌下山来”，不禁心潮澎湃，大气磅礴、激昂豪迈的《七律·长征》诗句，在心中酝酿而成。

岷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雪山。毛泽东后来在诗稿批注中写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17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率部抵达岷县麻子川乡（今麻子川镇）旋窝村。旋窝村是个回汉杂居村。毛泽东一到驻地，不顾行军疲劳，赶到清真寺阿訇丁振邦家中拜访，向他请教回族风俗习惯，以及红军在回民地区需要注意的事项。回到住处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人立即制定了《回民地区守则》。红军官兵严格遵守纪律，尊重当地习俗，赢得群众的广泛

支持。

1936年8月，红二、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央制定的“岷洮西固战役”计划，再次突破腊子口，并翻越岷山到达岷县。与红军结下深厚感情的岷县百姓，踊跃捐赠粮食及大批军需物资。红军部队战斗力得到极大恢复，为北上会师打下了基础。

六盘山

“山势高耸，超越太华三千丈；险峻异常，可比秦关百二重。”

六盘山，山脉南北绵延四百余里，横贯陕甘宁三省交界。主峰海拔2900余米，山势巍峨，森林茂密，其险峻程度，从这条联语足见一斑。

1935年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率领陕甘支队进至陕北，会合当地红军，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六盘山，成为红军挺进陕北必须跨越的最后一道屏障。

10月7日晨，陕甘支队开始向六盘山进发。途中，红军与尾追的国民党军驻台堡部发生小规模战斗，留下一部在堡子梁据险阻敌，大部继续前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随第一纵队于中午到达东麓青石嘴一带。

红军先头侦察连在青石嘴村附近抓获国民党便衣侦察员。经审讯得知敌东北军骑兵第7师第19团两个骑兵连前往固原运送军需物资，此时正在村外树林里休息。毛泽东在听取第一纵队政治委员聂荣臻关于敌情汇报、分析青石嘴地形特点后，果断命令第一纵队快速出击，消灭这股拦路之敌。战斗仅半小时即胜利结束。红军歼敌200余人，缴获战马100多匹及十余马车枪支、弹药、军装等物资。红军以此战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骑兵侦察连。

警卫战士陈昌奉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歼灭这股敌人后，毛泽东兴致高涨。行军途中，他边走边向身边战士介绍历史上六盘山发生过的战争。登上主峰山顶时，他坐在岩石上休息，极目远眺间，只见山间红旗漫卷，雁阵南飞，顿时诗兴大发，即兴吟作《长征谣》。

当日午后，担任后卫的陕甘支队第13大队在完成阻击任务，向青石嘴方向进发途中，得知固原守敌一支骑兵部队赶来增援。然而敌军并不知道我后卫力量情况，彼时正在青石嘴脚下公路两侧休整。

得知此情况，大队长陈赓果断命令参谋长彭雄率第2连和机枪排，抢占约1里外的北山梁构筑火力点，集中火力压制敌军进攻。战至下午6时许，第13大队成功打退敌军的多轮进攻。当晚，第13大队趁着夜色穿越平银公路，与主力部队会合。

六盘山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毛泽东在山顶酝酿吟唱的《长征谣》词稿，后经他多次润色修改，成为气壮山河的《清平乐·六盘山》。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时光如梭，90多年过去，这豪迈的远征宣言，仿佛仍在崇山峻岭间回响，引山河抖擞，令热血沸腾。

（学术支持：褚银）



属于中国的十月

■顾中华

清晨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激越昂扬的音符 仿佛被抛向空中
染上一抹金色的霞光
鸽子在蓝天飞过
然后慢慢收拢翅膀 落在广场
如同一片祥和 栖息在人们心间
一张张笑脸 写满喜悦和自豪
鲜花簇拥的十月
硕果累累的十月
空气里透着甜蜜 透着芳香
如诗如画的十月啊 属于中国

道路宽广 在脚下向着未来延伸
和平与强盛这样的词语
越来越生动 越来越丰满
万家灯火 为此作了璀璨的注解
那些能触摸到的幸福和美好
在农家小院子里 在公园里
在飞驰的高铁上
车窗外 一幅青绿山水
正在徐徐展开

初心 使命
中国梦 人民至上
成为新时代的主题词
钢铁般铿锵的誓言
源自内心的火焰

在十月 中国
收获了一个节日 一个季节
也正在收获一个时代

十月的光

■程文胜

每临国庆，总想再看一次升旗
看护旗方队的正步
紧随天边日出的速度前进
天南海北的口音
潮水般向天安门汇聚
数万张面孔仰起



人在军旅

40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新训一结束，我便被分配到舰艇上担任轮机兵。在这里，我遇到了我的班长。虽然我当轮机兵的时间并不长，但珍藏在我心底的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消失。

彼时，我所在的轮机班只有4个人：一个班长，两个人伍比我早一年的兵，还有我这个新兵。班长有着6年军龄，姓陆，个子不高，满脸硬胡茬子，脸色黑里透红，显得老成持重。班长总是不苟言笑，那坚毅的眼神和严肃的表情，让人心生敬畏。

一名战友悄悄对我说，陆班长要求很严。有一次他值班时，没按操作规程办事，被班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还在每周班务例会上作了深刻检讨。我初来乍到，听了战友的介绍更是小心翼翼，生怕出错。

每次出海执勤、训练时，机器通常24小时连续运转，人员分组轮流值班。我刚上舰艇，跟班长排在一个班次，另外两名战友各值一个班次。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发现班长冷峻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炽热的心。一天，他与我拉家常，讲起他参军离别母亲时的一段故事。班长是家里老么，最受母亲宠爱。在那食物匮乏的年代，家里只有他从未挨过饿。讲到母亲，他的眼眶湿润了，足见母子情深。他入伍离家的那天早上，母亲为他整理行装后，从头到脚把他打量了一番，说：“你已经长大了，不要惦记家里的事，在那队要团结战友，听首长的话……”母亲一句话没有说完，突然转过身去抽泣起来。他的心沉了下去，泪水一下子模糊了双眼。

那次聊完家常一个多月之后，我们舰艇奉命执行一次紧急出海任务。出发前夕，整个舰艇弥漫着紧张而严肃的气氛，官兵忙碌的身影穿梭在各个舱室之间。就在这时，我不经意间发现班长在悄悄抹泪，一看到我，又若无其事地

只为看一抹炽烈的火焰
在旗杆上点燃新鲜的黎明

那面旗牵动几代人的目光
风在旗面上起伏
就像随军乐自发合唱的呼吸
各地方言在歌声里汇合
一九四九年的一声湘音
至今仍被新生的晨露轻轻复述
宛如纪念碑的浮雕上
年轻号手始终保持昂首的姿势
吹响冲锋的号角

那束光穿越烽火与硝烟
在平原山冈穿行
终于擦去长夜的弹痕
氤氲成灿烂的日出
自此，潮水一年年涌动
几代人迎着潮头接力奋楫
以信仰为帆，以梦想为桨
推动航船劈波斩浪
让世界重新仰视东方的光亮

光，不只在高处闪耀
也照亮每个普通人的幸福
收拾行装，把骆驼刺与海螺
叠放进同一条旅行线路
潮水漫过铁轨与航线
城市与乡村被同一束光照亮
绿水青山在车窗外流光溢彩
欢声笑语在桂花香里飘荡



长征

第6776期

■徐荣木

忙起工作来。

我问：“班长咋了？有事吗？”我冷不丁地一问，班长似乎心头一紧：“没事，忙你的。”

我以为他受了什么委屈，不愿跟我们一起新兵，也就没太在意。

在那广袤无垠的大海上，舰艇犹如一座移动的钢铁堡垒，破浪前行。我们度过了风和日丽的一个星期，按时完成了任务。没想到返航时，突然变了天，乌云黑沉沉地压在海面上，海上刮起大风。舰艇在风浪中上下颠簸，像坐在过山车上一般。正在机舱值班的我，体内翻江倒海，感到一阵阵头晕、恶心。不一会儿，我“哇”的一声吐开了，到最后竟然吐出了血丝。舰艇一路航行，我强忍着不适，靠着舱壁瘫坐在地上。

这时，趴在机器下方拧着螺丝的班长，回头看了我一眼，大声地说：“我抽屉里有个苹果，快拿去吃了吧。”

“你自己吃吧。”我有气无力地回应着。

“你不吃点东西，人会虚脱。一定要吃下去，这是命令！”

我拗不过他，就踉踉跄跄地走过去，缓缓地打开了他的抽屉。抽屉内除了苹果，还有一封打开的电报，静静地躺在那里。我瞟了一眼，“母病速回”几个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仿佛触电一样，心猛地一揪。一边是病重的母亲，一边是紧急出海任务，我无法想象班长在看这封电报时内心的煎熬。

此刻，我忽然感觉自己热血沸腾，头也不晕了。我把攥紧电报，不知哪来的勇气，冲进舱室对着班长问道：“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请假回去看一看呢？”

班长一听，瞬间眼睛湿润了，他沉默了片刻说：“你刚来，对机舱情况不熟，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放心不下啊！”

我一切都明白了。那一刻，我深深地懂得了一名水兵的家国情怀。我只有默默地祈祷着，愿班长的母亲平安无恙。

舰艇渐渐冲出风浪包围圈，向着祖国美丽、安静的海岸线驶去。



再启程（油画）

赵大千作

